

19世紀傳教士中文期刊中的兩種小說敘事特點

吳淳邦*

目 录

- 一、早期傳教士中文期刊中章回體小說的敘事傾向
- 二、19世紀傳教士中文期刊的寓言筆記體小說
 - 1. 《特選撮要每月紀傳》的短文化傾向：短篇筆故事
 - 2. 丁韋良與寓言雜事小說
- 三、《中西教會報》與兩本基督教寓言筆記小說集
 - 1. 李提摩太的寓言筆記翻譯小說集《喻道要旨》
 - 2. 林樂知的寓言筆記小說集《安仁車》
- 四、結語

一、早期傳教士中文期刊中章回體小說的敘事傾向

自1807年第一位基督新教傳教士馬禮遜來華至清朝覆亡為止，西方傳教士與華人作家在東南亞地區與中國刊行了數以千計的基督教漢語文本，其中有不少具有中國傳統小說的神韻風貌，既承載著深深淺淺的宗教內涵，可算是一類中西文學合璧的宗教小說作品。第一部公開刊行的基督教中文小說《張遠兩友相論》1819年在馬六甲出版之後，在新加坡與香港、中國本土的通商口岸等地陸續出版，流傳中外各地。1815年英國傳教士米憐(William Milne, 1785~1822)在馬六甲創辦了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¹⁾，《察世俗每月統計傳》第2卷〈序

* 崇實大學中文系教授

1) 《察世俗每月統記傳》(*Chinese Monthly Magazine*)是傳教士創辦的第一份以中國人為對象的報刊，也是中國新聞報刊史上的第一份中文近代報刊，嘉慶乙亥年(1815年8月)創刊於馬六甲，月刊，道光二年(1822)停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的文章不署作者姓名，僅在封面上

言〉的編者稱爲：

看書者之中，有各種人，上中下三品，老少、愚達、智昏皆有，隨人之能曉，隨教之以道。故《察世俗》書，必載道理各等也。神理、人道、國俗、天文、地理、偶遇，都必有些。隨道之重遂傳之，最大是神理，其次人道，又次國俗。是三樣多講，其餘隨時順講。但人最悅彩色雲，書所講道理要如彩雲一般，方使衆位亦悅讀也。富貴者之得閑多，而志若于道，無事則平日可以勤讀書。乃富貴之人不多，貧勞與作工者多，而得閑少，志雖于道但讀不得多書，一次不過讀數條。因此《察世俗》書之每篇必不可長也，必不可難明白，蓋甚奧之書不能有多用處，因能明甚奧理者少故也。容易讀之書者若傳正道，則世間多有用處，淺識者可以明白，愚者可以成得智，惡者可以改就善，善者可以進諸德，皆可也。²⁾

編者早已考慮到“老少、愚達、智昏”等不同層次的讀者群，並且相當重視中下層百姓。因而在編纂時追求“通俗易曉”的口語文章。同時，編者深知讀者“最悅彩色雲”，因此設計了故事、寓言、軼事等各種“彩雲”來讓讀者悅讀。這使得《察世俗每月統計傳》這本以“神理”爲主的宗教刊物，表現出了世俗刊物的通俗文學娛樂特點。

對於長篇的文章，《察世俗每月統計傳》往往採取類似於章回小說分回的形式，進行連載，每一章之後加上“後月續講”、“後月又講”、“後月接講”等字眼，甚至直接模倣章回小說的回末套語“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等詞句。例如第2卷開始連載的《古今聖史紀》，演述《聖經·創世記》的故事，共分兩卷，每卷分回標目。³⁾又如第2卷開始刊載的《天文地理論》分成9回⁴⁾，該文同時配以版畫插圖，

署“博愛者纂”，“博愛者”爲米憐筆名，米憐是主辦者、編輯及主要撰稿者。參看趙曉蘭、吳潮著，《傳教士中文報刊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37-42頁。

2) 《察世俗每月統計傳》卷二，嘉慶丙子年(1816)，〈卷首〉。

3) 第2回 論萬物受造之次序 第3回 論世間萬人之二祖 第4回 論人初先得罪神主 第5回 論人初先得罪神關係 第6回 論神主之初先許遣救世者 第7回 論始初設祭神之禮 第8回 論始祖妣初生之二子 第9回 論在洪水先之列祖 第10回 論洪水 第11回 復論洪水 第12回 論授亞與三子 第13回 論建大塔及混世人之言語 《古今聖史紀》未見第1回，以上12回見于《察世俗每月統計傳》卷二~卷三。

4) 第1回至第5回載于《察世俗每月統計傳》卷二，第6回至第8回載于卷三，第9回載于卷五。

以圖像配合天文知識的解說,類似于繡像小說的樣式。從第3卷開始,基督教小說《張遠兩友相論》占據了顯著的版面,並且直接帶動了該刊內容風格上的轉變。《張遠兩友相論》最大的貢獻在于:開創了一種兩人對談的敘事模式,採用問答方式,並根據談話的內容與主題分回,使敘事觀點的表述更為直觀和清晰,有助于讀者領會要點。自第3卷以後,《張遠兩友相論》的這種敘事模式在《察世俗每月統計傳》中十分常見,語言也更呈現出口語化傾向。如第7卷的《鐵匠同開店者相論》、《東西夕論》與《張遠兩友相論》幾乎如出一轍。《鐵匠同開店者相論》中兩位主角的身世背景在南洋地區的華人當中十分常見:

今道光元年二月初三日,在咖留吧有兩個唐人,晚上相談而坐。其一名何者,系廣東人。那一名進者,為福建人也。此二人因家貧,且無過活之路,所以在嘉慶十六年出中國來海外,尋個食穿之道。進原習鐵工,而何開店做小生意。此何為省儉之人,而每年寄回三十大圓銀子,以養一老年的母親,又送十大圓以助一殘疾的姐,養口也。進到吧後三二年,乃娶了個廣西客人之女為妻,定了意要平生居于吧地,不想回中國。然其亦年年寄回三五圓或十大圓,與其父。其二人年少時,略略的有讀書,但因家貧寒,故不得久從師而算不得有學問。雖然如此,其二人亦能看四書、注三國志、勸世文等書也。⁵⁾

像《鐵匠同開店者相論》的兩個主角這樣的一般老百姓既是《察世俗每月統計傳》宣教的對象,也算是傳教士期刊的主要讀者群。期刊編輯米憐通過這樣兩個虛構人物,拉近了在南洋華人社會的距離。一日,廣東人“何氏”走路,偶然遇到一個廈門人“進氏”,送他兩本關於耶穌之道的書:《萬年壽藥》與《永鍊論》,他和進氏與持反方觀點的昭先生就此展開討論。此作與《張遠兩友相論》一樣,人物之間的對談也嚴格限定在敘事框架之內。而同卷的《東西析論》兩個人物的命名頗類似《天路歷程》的人物,暗含寓意:“話說從前有二人為有骨肉之相愛者。一姓西名真字求識者,一姓東名知字多識者也。”東、西二人好學求知,他們之間的對談表露了作者對於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渴望。其中大量篇幅用于敘述二人的身世經歷以及性格、喜好,對談的主題則是關於天地萬物之本原,多哲學思辨而較

5) 《察世俗每月統計傳》卷七,嘉慶辛巳年(1821),52葉。

少說教意味。通俗生動的小說敘事體弱化了教義的枯燥說教意味，而更受讀者歡迎。在《察世俗每月統計傳》創刊第一年的年末，編者米憐曾刊登告示：

凡屬呷地各方之唐人，願讀《察世俗每月統計傳》之書者，請每月初一、二、三等日，打發人來到弟之寓所受之。若在葫蘆檳榔、暹羅、安南、咖留吧、寥里、龍牙、丁几宜、單丹、萬丹等處，所屬各地方之唐人，有願刊此書者，請于船到呷地之時，或寄信與弟知道，或請船上的朋友來弟寓所自取，弟即均為奉送可也。

愚弟米憐告白⁶⁾

此書發行的第四年，世俗化的編輯策略逐漸發揮了效應，讀者越來越多，米憐披露：“此《察世俗》書今已四年，分散于中國幾省人民中，又于口外安南、暹羅、加拉巴、甲地等國唐人之間，蓋曾印而分送于看者，三萬有餘本。又另所送各樣書，亦不為不多矣。”⁷⁾米憐將《察世俗》期刊帶到中國境內流布，又分發到越南、泰國、印尼及馬來西亞等南洋各地。可是，米憐突然病死，該刊也即停刊。曾經參加協助過米憐教育出版事業的英國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繼承了米憐《察世俗每月統計傳》的辦報精神，在巴達維亞創刊《特選撮要每月紀傳》⁸⁾，具體具現了《察世俗每月統計傳》的文體與內容特點。編者麥都思在其創刊號〈序言〉中說：

夫從前到現今，已有七年，在嗎啞呷曾印一本書出來，大有益于世，因多論各樣道理。惜哉作文者，一位老先生，仁愛之人，已過世了。故不復得印其書也，此書名叫《察世俗每月統計傳》。但雖然不復印此《察世俗》書，在彼處地方，還有幾樣勸世文再印出來的，又可復送于人看。且弟勸君等細看此各書，察其道理，免老兄費了許多心血作文而流傳無用也。夫如是，弟要成老兄之德業，繼修其功，而作文印書，亦欲利及後世也。又欲使人有所感發其善心，而過去

6) 《察世俗每月統計傳》卷一，嘉慶乙亥年(1815)，卷末〈告帖〉。

7) 《察世俗每月統計傳》卷五，嘉慶己卯年(1819)，〈釋疑篇〉，24葉。

8) 《特選撮要每月紀傳》(*A Monthly Record of Important Selections*)于道光癸未年6月(1823年7月)麥都思在印度尼西亞巴達維亞創刊，是西方傳教士用中文出版的第二份報刊，于1826年停刊，共出4卷。趙曉蘭、吳潮，《傳教士中文報刊史》，80-82頁。

其人欲也。弟如今繼續此《察世俗》書，則易其書之名，且叫做《特選撮要每月紀傳》。此書名雖改，而理仍舊矣。⁹⁾

麥都思在此明確表示要把《特選撮要每月紀傳》辦成《察世俗每月統紀傳》的續刊，只將書名更換而已。早期基督教的三種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統紀傳》、《特選撮要每月紀傳》、《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的編纂工作，麥都思都曾參與過。1843年，麥都思在上海開設了近代印刷史上著名的“墨海書館”。麥都思在《特選撮要每月紀傳》的創刊號上，發表了長文《咬留吧總論第一回》，依照《察世俗每月統紀傳》，採用了章回小說分回的體例，詳細介紹了爪哇島的歷史、風俗、民情、物產、山川、氣候等。

可是，《察世俗每月統計傳》的世俗化特點，則等待由德國傳教士郭實臘創刊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出現，才大大具現了米憐的願望。¹⁰⁾米憐主編《察世俗每月統計傳》時，曾對其中所載過于偏重宗教道德問題，而“天文、軼事、傳記、政治各端，採擇甚寡。此則限于地位，致較預計為少，非本意也”的遺憾之論。

《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繼承了《察世俗每月統計傳》的發刊宗旨，編者削減了基督教宣教文章的篇幅，內容更多涉及新聞、天文、地理、貿易、政治、軍事、交通、災難、天氣等世俗問題。同時，用華人讀者喜聞樂見的小說體例寫作，也算是其世俗化的具體表現。在其中的論說、歷史、新聞、雜文等文體中都可以看到了有些小說體例的痕迹。例如道光癸巳年12月的“敘話”，不僅有篇開場詩，其敘述方式也完全套用話本小說的敘事模式。¹¹⁾又如道光癸巳年6月刊“新聞”在報導“土耳其國事”、“荷蘭國事”之前，像話本小說一樣來了一段引子：

在廣州府有兩個朋友，一個姓王，一個姓陳，兩人皆好學，盡理行義，因極相契好，每每于工夫之暇，不是你尋我就我訪你，且陳相公與西洋人交接，竭力察西洋

9) 麥都思，〈特選撮要序〉，《特選撮要每月紀傳》卷一，〈卷首〉。

10) 《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是中國境內最早刊行的中文期刊。該刊由郭實臘(Karl Gützlaff Friedrich August, 1803-1851)1833年6月創刊于廣州，1838年停刊，現存共有33期。趙曉蘭、吳潮，《傳教士中文報刊史》，58-61頁。

11) 《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道光癸巳年12月，63葉。

人的規矩。因往來慣了，情義浹洽，全無一點客套，雖人笑他，却殊覺笑差了，不打緊。忽一日，來見王相公說道：“小弟今日偶然聽聞外國的人，纂輯《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莫勝快樂。”王道：“晚生大可取，總有妙才，轉環之智。若喪心喪德，使詭設詐，此不可交。”陳道：“然也。那書的著文者，特意推德行廣知識，不亦說乎？”二人就拿一篇《東西洋考》之讀。

最後又有一段，上承引子結束全文，作結尾：“且說陳相公讀了。王道：‘甚望其著文者，詳明委曲。後月推廣每月之新聞則中意。’陳答：‘這也小事，只情願讀者都加意閱之。’王猶沉吟不動身，一點時就道：‘年兄之言最是。小弟不疑省之士與商等，明曉其文之大用，莫不必照顧。’講完兩友拜別而去。”¹²⁾文章的結構正如一本話本小說，前有入話，新聞內容為正話，最後有結尾來收場。這種採取話本小說敘事模式的報導新聞方式在其他刊物上也是絕無僅有的。又如介紹地理知識的《論歐羅巴事情》：“昔有佛蘭西人，名胡蕃，與漢人姓黃名習，情義最篤。兩人可謂腹心之友，二共寄情書日日吟咏，家居無事，就聚道叙話。往來慣了，情義浹洽，全無一點客套。忽一日，黃來見胡，登堂看見地圖，讀其字看出歐羅巴號，問道……”¹³⁾有關歐洲的介紹通過二人對談來展開。長篇連載“貿易”，從道光戊戌年3月開始，分6期刊登，實則根據內容分為6回，而兩人從六個方面討論了中國擴大海外貿易的必要性與推動方案。

早期傳教士的3種刊物都呈現了獨特的文體特點：第一、此3種期刊的傳教士編者並不僅僅將章回小說視為文學體例，將其泛化使用，把小說體例雜糅到各種題材內容的敘事文中，從而表現為十分駁雜的文體形態。第二、想利用一般大眾喜聞樂見的白話章回小說之敘述體例來推廣基督教宣教訊息。至於章回體例是否適用於小說以外的文體卻並不在意。¹⁴⁾第三、傳教士認為大眾讀者並不歡迎冗長而深奧的文章，淺言說正道，愚民開化亦可成為智者。¹⁵⁾因此強調文章的可讀

12) 《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道光癸巳年6月，8葉。

13) 《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道光乙未年5月，171葉。

14) 早期傳教士中文期刊的小說策略參看宋莉華著，《傳教士漢文小說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43-59頁有關部分。

15) “必不可長也，必不可難明白，蓋甚奧之書不能有多用處，因能明甚奧理者少故也。容易讀之書者若傳正道，則世間多有用處，淺識者可以明白，愚者可以成得智。”《察世俗每月統計傳》卷

性,要做到易讀易解,所以19世紀傳教士期刊上的文章多採用口語白話。

二、19世紀傳教士中文期刊的寓言筆記體小說

1. 《特選撮要每月紀傳》的短文化傾向: 短篇筆記故事

米憐的《察世俗每月統計傳》模倣傳統章回話本體小說的敘事模式,連載長篇大論,論說文巨多,採取各種短篇的“彩雲”則,反而少見。可是,到麥都思的《特選撮要每月紀傳》長篇大論有所減少,更趨向于短文。像《察世俗每月統計傳》中連載的“神理”一類的苦口婆心地直接勸導,較之《特選撮要每月紀傳》則很少見到,其他歷史、地理方面的長篇連載也有所刪減,而代之以形象生動的短篇故事,通過上帝顯聖等喻道宗教故事勸人歸信。例如第2卷〈戰兵以聖書救命〉敘述了一本《聖經》救了一個戰兵性命的故事:

且在英咭喇國,有一個戰兵,離家出戰時,曾把一本聖書同帶入場,以為便讀。但或日未曾預備,金鼓齊響,而敵人前來,故不得閑收拾行李,乃只放書在心旁。出來迎敵,惟打戰未久,敵陣中一兵拉弓搭箭,而正射中其胸膈。惟幸有書在彼,箭不得入,而生命救活也。¹⁶⁾

以短短110餘字寫出了戰兵以《聖經》救命的證道故事,以證驗《聖經》的神迹。這種軼事故事占據了《特選撮要每月紀傳》的重要篇幅,堪稱其特色。現將其篇目整理如下:

卷一: 〈亞勒大門特之死〉、〈一生諸事比終日之路〉、〈感神恩〉、
〈水手悔罪〉、演說聖經人物摩西故事的〈天理無不公道〉、〈天

二, 〈卷首〉。

16) 《特選撮要每月紀傳》卷二, 49葉。

理無不明)。

卷二:〈論聖書之貴〉、〈論貧人若色弗〉、〈欽天監以天球受教〉、〈戰兵以聖書救命〉、〈天意要緊〉、〈不可性急〉、〈夫婦相愛〉、〈母善教子〉、〈父子不相舍〉、〈異國之偶像〉。

卷三:〈惡有惡報〉、〈太遲〉、〈英吉利王之仁〉、〈貧婦大量〉、〈馬亦知仁〉、〈老臣得賞〉、〈巡市行仁〉、〈屠人有仁〉、〈和尚受教〉、〈聽樂無益〉、〈愛之在心〉、〈悔罪之塔〉、〈婦救其夫〉、〈烏人相愛〉。

卷四:〈黑人大量〉、〈良心自責〉、〈神天主意〉、〈賊首懷仁〉、〈有勇且忠〉、〈好友答恩〉。¹⁷⁾

這些故事主要包括《聖經》與西方民間的短小故事,通過上帝顯聖勸人信道以及教人報恩、仁愛、寬容等基督教德目來訓誡。現藏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所藏的基督教中文小說《論善惡人死》(道光9年(1829)孟秋新鐫,英華書院藏板)是收《特選撮要每月紀傳》卷二所刊載的〈論貧人若色弗〉與卷一的〈亞勒大門特之死〉兩篇作品編輯成冊的,在新加坡出版。但先刊登在《特選撮要每月紀傳》上,後結集成書,保持了典型的早期基督教宣教文書的出刊形態。此作未署作者的眞名,然署名的“善德者”就是該刊的編輯麥都思。

2. 丁韋良(William A. P. Martin, 1827-1916)與寓言雜事小說

《中西聞見錄》是19世紀70年代中國最有名的一份以介紹西方科學技術爲主的科普雜誌。《中西聞見錄》的撰稿多賴於丁韋良。¹⁸⁾在《中西聞見錄》中,

17) 《特選撮要每月紀傳》的兩篇故事與短篇軼事小說的篇目整理引自宋莉華著,《傳教士漢文小說研究》, 51-53頁。

18) 據柯饒富(Covell R.)先生研究,《中西聞見錄》系由在北京傳教士的民間組織“在華實學傳播會(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所創辦。《中西聞見錄》自1872年8月至1875年8月停刊,一共出版36號。這是一本插圖本月刊,每號28頁至32

丁韪良撰寫了30餘篇寓言筆記故事,以娛目而警心。其中,娛目類寓言主要是講述一些逸聞趣事,例如第10號的〈逃凶露迹〉,第13號的〈英國近事:水晶宮不戒於火〉,第15號的〈新加坡近事:殺蛇故事〉,第20號的〈生同死〉與〈巨魚抱船〉,第21號的〈英京大霧〉,第23號的〈老人婚配〉,第32號的〈獺斃獵犬〉,第33號的〈才童善畫〉等。一些真實的故事多是頌揚基督教的人道主義精神。例如第12號的〈義女遭患〉講述了一個年輕女電報接線員雨夜搬走鐵軌上的大樹,舍己救人的故事。第12號的〈危身救人〉講述的是一位坐夜班火車去費城的旅客途中發現一個小村莊着了火,于是便奮不顧身地跳下飛馳的火車報警,不幸摔傷了腿。作者評論道:“勇于為義者,洵不愧愛人如己矣。”這些故事中的主角舍己救人的獻身行為類似于基督教的耶穌,正表現出一種理想的利他主義精神,與中國當時《京報》中充斥的頌揚寡婦守貞節或官員盡忠的故事相比,顯然代表的是一種新的基督教道德觀念。

另一種警心類寓言則表達了人類在道義、對錯、悔過以及報應諸多方面的共同道德訴求。例如第1號的〈俄人寓言〉與道義有涉,講述的是一則甲、乙二人遇熊,甲立刻棄乙而逃走。作者對甲的不道德行為進行譴責說:“茲後若有人素稱道義,一旦遇難即自顧而棄友而遺者,此類真不足齒也。”善惡報應也是警心類寓言的主要主題。第12號的〈奸徒現報〉講述了一則兩個企圖誘奸少女的壞人均遭暴死的故事。而第35號的〈雜記四則:禍福有音〉講述了一位穆斯林修道老人夜間投宿以村莊遭拒,第二天再訪則發現該村已被匪徒屠殺殆盡。

另一種在於闡述“天道”負責勸善懲惡,而遵循天道,人類則可以掌握自然規律,控制自然,讓自然按照人的意志行事,從而可以興利除弊。例如第16號的〈三

頁不等, 大致的固定欄目有西方科技知識、學說介紹、雜記、寓言、新聞報導、“各國近事”等。《中西聞見錄》中署名的作者有54人, 另有匿名者若干, 共刊載文章361篇, 各國近事429篇, 其中有名可考的西方作家16名, 中國作者38人。從內容上看西人文章集中在介紹西方近代科技知識以及西方各國的時事新聞方面, 而中國作家則偏重於中國傳統文學體裁方面, 如寓言、雜記、遊記、考證、詩歌等。西人共撰寫了約170篇文章以及幾乎全部的“各國近事”。在全部中外作家中, 丁韪良一人撰寫了90餘篇文章以及絕大多數“各國近事”, 占全部《中西聞見錄》內容的一半以上。見于王文兵著, 《丁韪良與中國》, 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08年, 192-194頁。

神寓言〉中,水、風、火這三位神祇一度危害地方,而人們在掌握三神的習性之後就能化害為利。但是反過來,天道却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如第32號的〈人意難全〉講述了一位古希臘祭司長難全他兩個女婿訴求的故事,作品結尾評論說:“惟意所欲,天且不能宗人願,況世間事乎?”

丁韞良在1897年6月至1898年5月間創辦了《尚賢堂月報》,《尚賢堂月報》從第3本(1897年8月)起改名《新學月報》,共出12本。《尚賢堂月報》每本大致有寓言故事一則。例如〈厲鬼寓言〉(第1本,6頁)、〈冤女寓言〉(第2本,7頁)、〈鐵鍋寓言〉(第3本,4頁)、〈珠椽寓言〉(第4本,10頁)、〈防漁寓言〉(第5本,8頁)、〈牧畜寓言〉(第6本,9頁)、〈羅馬國古寓〉(第8本,10頁)、〈白鴿寓言〉(第9本,11頁)、〈手足寓言〉(第10本,8頁)等故事。這些寓言最有意思,大多以勸人行善、重德為宗旨,表達了基督教的道德要求,也有一些則具諷刺時政或歷史之作用。¹⁹⁾其中的〈鐵鍋寓言〉與〈手足寓言〉及〈羅馬國古寓〉出自Aesop's Fables(現在通稱為《伊索寓言》),他翻譯時,不拘泥于原文而作了多處修改。²⁰⁾

短小精悍又趣味生動的西方寓言之翻譯登載,並不是《中西聞見錄》開創的,早於1819年開始米憐在《察世俗每月統記傳》裏已經發表了5篇《伊索寓言》的譯文如第5卷的〈貪之害說〉、〈負恩之表〉、〈蝦蟆之喻〉、第6卷的〈驢之喻〉、第7卷的〈羊過橋之比如這〉等寓言。米憐可以稱得上是改新教傳教士譯介《伊索寓言》的嚆矢。

其次,在1853年8月創刊於香港,由英國傳教士麥都思主編的中文期刊《遐邇貫珍 The Chinese Serial》從第1期開始,每期均收錄〈喻言一則〉,這些寓言正是取自1840年英人羅伯聃(Robert Thom, 1807-1846)與“蒙昧先生”合譯的Esop's Fables 的漢譯本《意拾喻言》。《遐邇貫珍》於1856年5月停刊,共發行

19) 參見王文兵著,《丁韞良與中國》,262-264頁。

20) 〈鐵鍋寓言〉見于《伊索寓言全集》第353條“The Pots”,李汝儀譯,譯林出版社,2002年,379頁。〈手足寓言〉見于《伊索寓言全集》第158條“The Stomach and the Feet”,171頁。〈羅馬國古寓〉見于《伊索寓言全集》第327條“The Wild Boar, the Horse and the Huntsman”,354頁。引自王文兵,《丁韞良與中國》,262-264頁。

33期,寓言刊載30餘則。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傳教士林樂知1868年創刊的週刊《萬國公報》²¹⁾,在1877年至1888年(499-517期),由英國傳教士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代理編輯期間,每期刊載寓言數則,這些寓言也是轉載羅伯聃的《意拾喻言》。²²⁾由此可見,19世紀傳教士期刊的主編都重視寓言筆記故事的登載,它們很多來自西方寓言的譯文,從米憐到丁韋良都在其主編的期刊上登載了生動有趣的“彩雲”寓言軼事小說來吸引中國讀者,這種情形一直發展到20世紀初的《中西教會報》上。

三、《中西教會報》與兩本基督教寓言筆記小說集

傳教士期刊登載短篇寓言筆記小說的這種傾向,臻至19世紀90年代《中西教會報》²³⁾。美國監理會傳教士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在《中西教會報》中附設了“喻道要旨”一欄,每期揭載了2篇到5篇的基督教證道故事。該報“喻道要旨”一欄的小說作品,集中刊載于1891年1月至1893年11月,共25期,每期刊登短篇證道故事,作者主要為西方新教傳教士,間或也有華人教士。自1891年1月至1892年9月,刊登林樂知作品39篇,馮活泉作品13篇,劉樂義、慕維廉、袁竹一作品各1篇;1892年10月至1893年11月刊登李提摩太作品39篇。這94篇具有故事情節的文本,簡短扼要、獨立成篇,講述一人一事,字數在3、4百到2、3千字之間。《中西教會報》“喻道要旨”欄下的喻道小說,是為將基督教的福音傳給數以百萬計的中國民衆而譯介的。沈毓桂在《中西教會報》第1冊上刊載的〈喻道

21) 原名《中國教會新報》自1874年301期起,易名為《萬國公報》。

22) 19世紀基督教傳教士的《伊索寓言》翻譯情形,參見顏瑞芳著,《清代伊索寓言漢譯三種·導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1年,3-7頁。

23) 《中西教會報》是西方新教傳教士在華所辦專事宗教宣傳的中文月報,是當時最有影響力的基督教中文報刊之一。1891年1月在上海創刊,由林樂知主編。1893年11月停刊,共出35冊。1895年12月復刊,成為廣學會刊物,冊數另起。1912年11月從第234期起改名《教會公報》,1917年2月停刊,共出294冊。參見史和編,《中國近代報刊名錄》,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82頁。

要旨序〉中將譯者林樂知的出刊動機與經緯闡述說：“夫道無淺深，隨所見以為淺深，其人不足深言道也。深言之而道晦，不若淺言之而道明也。其人果足深言道也。深言之而道顯，即淺言之而道亦見也。美國進士林樂知有見於是，著《喻道要旨》一編，倩吾邑明經任中甫先生筆述之。以己所獨喻者，裨人人共喻，且罕譬而喻者，使人人易曉。……是書一出，足以啓牘，亦足以發蒙。從此昏昏者一變而為昭昭矣。”²⁴⁾主編林樂知在《中西教會報》第5冊闡明辦報主旨時，特別強調〈喻道要旨〉一門多所撰述，以期“于播道更多所裨助。”綜而言之，〈喻道要旨〉欄目下登載的喻道故事，出於基督教的傳教需要，由林樂知發起，以普羅大眾為讀者對象，以淺易通俗、喜聞樂見的喻道故事譬喻說理，啓牘發蒙。雖然林樂知的喻道故事先登載於《中西教會報》上，而李提摩太的喻道故事則後載，但是李提摩太倒於1894年在廣學會出版了基督教筆記寓言體小說集《喻道要旨》。而林樂知的喻道故事集，到了1902年，才結集編輯，也在廣學會出版，書名叫作《安人車》。

1. 李提摩太的寓言筆記翻譯小說集《喻道要旨》

《喻道要旨》是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編譯的文言筆記體基督教寓話小說，該書於1894年由上海廣學會所屬的上海美華書館刊行。根據《喻道要旨》的〈譯者序文〉，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以德國名士科錄馬赫(Krummacher)²⁵⁾所著的《喻道瑣言》(Parabeln)之英譯本為底本，譯成文言筆記體小說。²⁶⁾這部文言小說集共收錄71條短篇作品。原本Parabeln，共分3卷故事集：第1卷有67條作品，第2卷有53條故事，第3卷有78條作品，全書共由201條寓言故事所組成。

原著者科錄馬赫(Friedrich Adolf Krummacher, 1767-1845)是德國神學

24) 沈贊叟，《中西教會報》第1冊，1891年1月，13葉。

25) 李提摩太將著者“Friedrich Adolf Krummacher”譯成“戈陸克”，但此名與德音不符，按其德音，現譯成“科錄馬赫”。

26) 李提摩太著，〈序〉，《喻道要旨》，上海美華書館，1894年，崇實大學韓國基督教博物館所藏本，第1面。

家。²⁷⁾他一生共著有23部著作,其中他的Parabeln享譽世界,該書1805年於杜伊斯堡(Duisburg)初版後,到1876年共發行了九版,並有荷蘭譯本、丹麥譯本、法譯本、英譯本等多種文字譯本,英譯本再版多次。²⁸⁾譯者李提摩太從1858年亨利博文(Henry G. Bohn)所譯的英文本 *The parables of Frederic Adolphus Krummacher* 中選出了71篇,仿造中國文人喜讀的筆記小說體譯成文言。²⁹⁾

《喻道要旨》的推出,也跟李提摩太1869年來華後傳教策略的調整戚戚相關。他來華之前,相信基督教能够改造中國人的心靈,進而在其精神上占統治地位。然在接觸晚清社會之後,他才意識到自己的理想與中國社會現實之間的差距,認識到將中下層的一般老百姓作為傳教對象,但傳教效果並非理想。若要適應現實,就“必須使自己更為全面地適應影響中國上層官吏的需要”。³⁰⁾《喻道要旨》的編譯便在此種轉變下應運而生。

《喻道要旨》共86面,由上海廣學會1894年初版,1904年第2版。1894年初刊本現藏於韓國崇實大學基督教博物館,1904年刊的第二版現存于韓國延世大學圖書館與臺灣東海大學圖書館。李提摩太的翻譯動機主要是為了裨助華人“引人歸道”的傳教目的。書名中的“道”指“基督教的福音”,“喻”表示“譬喻”,以譬喻的方式傳播基督福音。

《喻道要旨》是以《聖經》故事和基督教教理為主要內容的筆記小說集,每條作品的篇幅,短的有120~200字左右³¹⁾,一般的大約300至500字內外,800字以上者有5篇,第27條〈亞以亞〉最長,有1,551字³²⁾,作品大部分屬於短篇,以簡潔淺

27) Georg Rosenthal, *Friedrich Adolf Krummacher und seine Zeit*《科錄馬赫與其生平》, Bernburg: Kulturstiftung Bbg., 1996, p.8-13.

28) Georg Rosenthal, 〈Veröffentlichungen 出版著書〉, 前揭書, p.130.

29) 根據譯者李提摩太的〈序文〉所說“謹擇其章法與中國筆記等書相似者”,可見此書的敘述章法採取文言筆記小說體。英譯本的底本來源見于〈英文目次〉上面所寫的“Selections from *Krummacher's Parables(Bohn's Series)*”。

30) 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London: T. Fisher Unwin Ltd., 1916, p.199.

31) 篇幅不達200字者共有5篇:第64條〈淚〉的篇幅最短,119字。其次為第16條〈埃布尔拉罕去世〉128字,其次為第56條〈牛牧〉156字,第6條〈戴維與掃羅〉170字,第37條〈痴兒〉190字,字數裏不包括題目。

易的文言書寫。其中選擇幾篇以非《聖經》故事與非基督教教理為其內容的代表作,以作示例:例如第3條〈鱷魚〉以埃及國卜居于尼來河邊的部族和河邊鱷魚之間的鬭爭為題材,敘述人類在生存被威脅的危難情況下人類與上帝之間的交流,借此闡明上帝之全力量及“除害務本”及信仰為智能根本的主題。³³⁾敘述人以全知的敘述觀點,通過故事的展開表現出人類共通的宗教、社會觀念,雖然這篇作品沒有直接表露《聖經》內涵或基督教教義,但不知不覺間傳達恭信上帝懇求救難、上帝救恤世人災難的作品主題。作品特別強調以敬信上帝為除害務本的主旨,通過以一般想法難以了解的以至小的小魚制伏凶暴的鱷魚,表現出上帝的全力量及信仰根本主義主題。

這些作品大部分常用比喻法,例如第8篇〈真理之國〉把真理之國比喻成海中的小舟與農夫栽培的樹木,通過樹木成長的道理表現出上帝的真理之國。雖有小事風波搖殘,但不必擔心,長到“黛影婆娑,千霄蔽日,直為天地煥一奇觀”的大樹,心寧安康,又可以施善周圍。虔信上帝的信仰生活比喻成“黛影婆娑,千霄蔽日”的樹木一樣,達到無懼無悲、平安快樂的境界。〈花紅桃〉則將基督徒愛人如己的形象比喻成鄉人第三子偷送病人饑涎欲滴的最佳紅桃之慈善行為。鄉人進城買來五枚最佳的紅桃,回家分給妻子和四個兒子各一枚。晚上尋問他們怎麼吃紅桃,叫“以孟”的第三子告訴說:“比鄰兒伴有病瘡者,思食桃,猝不能得,因以遺之,彼却而不受,吾置其床頭而歸焉。”其父曰:“四子食桃不同,用意孰優?”三子同聲曰:“不私于己,且以救人,至善當歸以孟。”³⁴⁾此作品雖然篇幅不長,約380字左右,題材也屬於日常瑣事,勸勉子女的善行而獲得教育效果的故事內容,正與中國傳統儒家教育觀差不多,但又很能表現出救恤貧病的基督教博愛精神,表面上沒有極力強調基督教教義,但隱然間使讀者引入基督教世界。按照其內容分類,這部作品集的71篇可以分成三類:第一、《聖經》偉人故事如〈民牧〉,〈戴維與掃羅〉,〈約百〉,〈拿單與所羅門〉,〈以利亞布〉,〈拉撒路〉等篇; 第二、想要證明上帝的實存

32) 第17條〈朴古山人〉1, 106字, 第22條〈生命之泉〉1, 032字, 第38條〈造蠶〉837字, 第32條〈該隱之夢〉810字。

33) 《喻道要旨》, 第2葉。

34) 《喻道要旨》, 第4葉。

與基督教教理故事,如〈真理之國〉,〈生命之泉〉,〈羔羊〉,〈奇事〉,〈禱告〉等篇;第三、以一般故事來表現上帝與基督、聖靈的恩愛,如〈花紅桃〉,〈爛種子〉,〈新造園〉,〈聖畫〉,〈濟貧盒〉等篇。尤其是第三類故事數量不少,通過一般人生瑣事有意說明三位一體說和基督教核心教義,篇中雖然沒有公然強調基督教教義,但是隱然中表述了宣教主旨,加深效果。

2. 林樂知的寓言筆記小說集《安仁車》

《安仁車》這本喻道筆記小說集由林樂知編譯41則,附劉樂義譯9則,共50則。上海廣學會於光緒28年(1902)出版,全書90葉。這些故事起先在《中西教會報》第1冊至第20冊上連載,41則中一部分由林樂知口譯、任申甫筆述,一部分則由林樂知獨自翻譯,另外9則故事則由美國傳教士劉樂義翻譯。³⁵⁾直到1902年成書由上海廣學會出版,僅注明為西方基督教喻道故事集的翻譯本。至於原本,序文及其他文章中均未提及。《安仁車》50則故事,內容與文字與《中西教會報》刊載的差不多,只是小說集中的每則故事均以四字命名,整齊而富有條理。文章字數在三、四百字到兩、三千字之間。這50則故事情節生動,行文簡明扼要、獨立成篇。講述一人一事,是一部典型的軼事喻道小說集。援引一篇《先升不失》為例:某士人生有男女兩孩,姊弟二人十分親愛,不料女孩到七歲時即死,家人大為傷心,照例葬於墳山。

有一日,其父領男孩同到墳山,男孩向此周圍找尋,不見其姊。其父告知曰:“我兒要見爾姊,不能見矣。”男孩一聽此言,放聲大哭,謂:“我姊真失脫矣。”父乃慰之曰:“爾姊不會失脫,要復活,可再見。現今不過先進天國。”……父命男孩於此小憩,即指前面淺水潭中小虫,譬作復活之喻云:“此潭中有一小虫,即他日出水變成蜻蜓者,當其未變之時,與同類各虫,日在此忙忙碌碌,爬行尋食。但此虫生長水中,以水為天,初不知水上尚有極大世界。……至於相信田雞先

35) 林樂知譯作41則登載于《中西教會報》第1冊(1891.2)-第18冊(1892.7), 劉樂義譯作9則載于第13冊(1892.2)、第19冊(1892.8)、第20冊(1892.9)。

離水面之小虫,已從殼中出來,變作蜻蜓,十分快活,真以為極樂世界。然有時想到同伴各虫,意欲報知消息。惜乎已出水不能再入水,明知皮等時候一到,個個都要離水上升,飛來飛去。日在岸邊等候,果然一一上來,大家飛舞,更覺有趣。……現在水中之虫,不能盡知水面上之安樂榮耀,但能將田鷄之言,信心盼望。吾人亦然,如今在世上,不知天上如何安樂、如何榮耀。今爾姊不過如小虫先升,並未失脫,《聖經·撒母耳下卷》十二章廿三節大衛王說:‘今子已死,我禁食何為?豈能追其魂乎?我將歸子所,子不能復就我。’由是說之,先升者並非失命,憂愁何益哉!”³⁶⁾

此篇以1千6百字的篇幅,運用長篇對話,通過父子之間對話,小虫與田鷄間對話將死後世界譬喻成如“水面之小虫,已從殼中出來,變作蜻蜓,十分快活,真以為極樂世界。”父親借一水中小虫幾經猶豫,終於艱難出離水面,得見極為光輝榮耀的外面世界之經歷,勸說一個失去姐姐的男孩,其姐姐之死不過如小虫之先升,不用憂愁擔心。此篇在結尾引用了《舊約聖經》的經文來說明死人在死後世界,要復活可再見,現今不過先進天國的信心來盼望天國的基督教復活信仰。〈國旗護身〉以譬喻宣講基督教教義,敘述了1867年一個美籍英國商人於古巴被捕,判定為死罪,但因英美兩國國旗來護身,竟得無恙。進而教導耶穌之力勝過此國旗無可數計。³⁷⁾

四、結語

《喻道要旨》與《安仁車》在《中西教會報》上連載,與早期傳教士期刊所登載的基督教小說相比,“喻道要旨”欄下的喻道小說在寫作方法上有了不少改進。早期基督教小說中的爭論和遊說及模倣章回小說的敘述方式幾乎被淘汰,正面的衝突對峙不再,宗教教義巧妙地隱藏於故事裏,淺近易懂的文體風格和第三人

36) 〈先升不失〉,《安仁車》,上海美華書館,1902年,崇實大學韓國基督教博物館所藏本,4-7葉。

37) 〈國旗護身〉,《安仁車》,27-28葉。

稱限制敘述模式被通體採取。這些改進不但使他們能更好的被普通民衆所喜好，也使他們更可能被那些樂於吸收西方先進文化的知識份子所接受。這兩部作品集以基督教宣教為寫作宗旨，考慮到華人對外來宗教基督教會懷有排斥感，因此使用傳統筆記小說敘事樣式；故事內容雖屬於歐美或西亞等外國，但在本文中間的八幅插圖都是華風，另外在編譯過程中，英語原文的一些詞彙、語句的翻譯也趨於中國化，試圖消除傳教中的華洋隔膜。兩部作品集雖然是譯作，但是為了知識分子易于接受基督教，譯者李提摩太與林樂之在作品的選篇上、使用文體所造成的譯文篇幅的多寡上、以及選用中國華式畫的插圖等方面，都表現出相當強烈的本土化變換意識。³⁸⁾我們通過考察那些未收錄的故事，可以窺見編譯者的選篇標準。他將有基督教傾向，但內容又較復雜多樣的寓言故事集，經過主題明確的篩選，編譯成基督教筆記小說集。中譯文字有直譯、改譯、刪減、增補等翻譯技巧，基督教韻味却能貫穿始終而不顯得突兀，加之文筆流暢，其故事內容皆為不同于中華的異域風土人情，新奇而饒有趣味。從文學敘述角度來看，可算是相當優秀的文言筆記小說集。從總體看，這兩部作品集雖然是譯作，但為了易於傳播，拓寬讀者群，兩位譯者在作品的選篇上、使用文體所造成的譯文篇幅的多寡上、以及編選華式圖畫的插圖等方面，都表現出相當強烈的中國本土化譯述傾向。

其次、新教傳教士重視小說在中國本土的影響力，尤其是章回小說及短篇寓言筆記體小說，從最初將章回話本小說的格式滲透到報刊各種文體中，到後來較專注于寓言小說，這一特點小說創作與翻譯均有體現。其目的都是藉助其通俗性廣為傳播基督教義，試圖引導華人皈依基督正道。第三、基督教中文小說作家不僅熱衷於將其作品向報刊投稿，他們本身就是報刊的發起人，或者主要報人。例如《張遠兩友相論》的作者米憐創刊《察世俗每月統計傳》；《善惡人死》的作者麥都思創刊《特選撮要每月紀傳》；《贖罪之道傳》的作者郭實臘創刊《東西洋

38) 《喻道要旨》的插圖變換過程與本土化翻譯特點參見拙著，〈清末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的基督教文言翻譯小說《喻道要旨》的翻譯特性研究〉，《中國語文論譯叢刊》第23輯，韓國中國語文論譯學會，2008年7月，72-84頁；拙著，〈晚清基督教翻譯小說的翻譯策略研究〉，《西方傳教士與中國近代文學國際學述研討會論文集》，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2015年6月，108-113頁。

考每月統計傳》；《喻道傳》的作者丁韞良主編《中西聞見錄》；徵文時新小說的傅蘭雅創刊《格致彙編》，主編《上海新報》；《安人車》的譯者林樂之創刊兼主編《教會新報》、《萬國公報》、《中西教會報》；楊格非、李提摩太、林樂知、丁韞良、傅蘭雅都是《教會新報》、《萬國公報》、《中西教會報》的主要撰稿人，他們在其主編的期刊上發表或連載有關基督教小說作品。著名的基督教中文小說幾乎都依賴傳教士報刊的傳播，在成書前大多在報刊上發表或連載，例如《張袁兩友相論》連載于《察世俗每月統計傳》、《論善惡人死》登載于《特選撮要每月紀傳》、《紅侏儒傳》和《引家當道》發表于《萬國公報》、《喻道要旨》與《安人車》連載于《中西教會報》等。這樣基督教中文小說豐富了報刊的內容，時藉助報刊的影響力而擴大小說的影響，從而形成一個基督教中文小說與報刊互動雙贏的局面。

參考文獻

- 《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特選撮要每月紀傳》·《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萬國公報》·《中西教會報》，《晚清期刊全庫》，上海圖書館，2000
- 李提摩太輯譯，《喻道要旨》，上海美華書館，崇實大學韓國基督教博物館所藏本，1894年。
- 林樂之等譯，《安人車》，上海美華書館，崇實大學韓國基督教博物館所藏本，1902年。
- 史和編，《中國近代報刊名錄》，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
- 李汝儀譯，《伊索寓言全集》，北京：譯林出版社，2002年。
- 王文兵：《丁韞良與中國》，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8年。
- 宋莉華著，《傳教士漢文小說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趙曉蘭、吳潮著，《傳教士中文報刊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
- 顏瑞芳著，《清代伊索寓言漢譯三種·導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1年。
- 拙著，《中國近代的 小說翻譯과 中韓小說의 雙方向 翻譯 研究》，崇實大學校出版社，2008年。
- 拙著，《19世紀 東亞細亞의 翻譯과 基督教 文書宣教》，崇實大學校出版社，2015年。
- 拙著：〈清末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的基督教文言翻譯小說《喻道要旨》的翻譯特性研究〉，《中國語文論譯叢刊》第23輯，首爾：韓國中國語文論譯學會，2008年7月。
- 拙著：〈晚清基督教翻譯小說的翻譯策略研究〉，《西方傳教士與中國近代文學國際學述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2015年6月。
- 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London: T. Fisher Unwin Ltd, 1916.
- Georg Rosenthal, *Friedrich Adolf Krummacher und seine Zeit* 《科錄馬赫與其生平》，Bernburg: Kulturstiftung Bbg., 1996.

Abstract

Two Characteristics of Fictional Narrative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Protestant
Missionary Chinese Periodicals

Oh, Soon-bang

This paper provides analysis of how cre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Chinese Fiction in two points. First, we find out that the periodicals have two narrative tendencies, Chapter-and-Section Format(話本章回體) and Allegory Short Sketch Format(寓言筆記體) based on eight periodicals published by Western missionaries, and translation of Western Christian fictions and creation of Chinese Christian fictions. We inspect how the publications of the periodicals and the Christian Chinese fictions were spread out, what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they had, and how they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popular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econd, the translation of periodicals and Christian fictions made Christian missionary activities in the form of written works more influential. This paper reviews and analyzes periodicals (Chinese Monthly Magazine 《察世俗每月統計傳》, Sino-Western New 《中西聞見錄》, and The Sino-Western Church Report 《中西教會報》), and translation and creations of Chinese Christian fictions by Western missionaries, William Milne, William Martin, Timothy Richard, and John Young Allen as writers as well as editors-in-chief of the periodicals. Based on the study, it is turned out that the path of the missionary activities by written works overlaps with the path over which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hristian Chinese fictions were spread out, which supports that the translations fortified Christian missionary at that time.

Key words : Western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William Milne 米憐 to Young John Allen 林樂之;
Missionary Journalists & Fiction Writers, Eight Missionary Chinese Periodicals
Chinese Monthly Magazine 《察世俗每月統計傳》 to The Sino-Western Church